周禮正義/03

维基文库 · 免费全文 · CC BY-SA 4.0

卷二 ◄

周禮正義
卷三

► 卷四

經文參閱周禮/天官冢宰，自「以九賦」至「以富得民」。

周禮正義卷三
瑞安孫詒讓學

九賦

以九賦斂財賄：一曰邦中之賦，二曰四郊之賦，三曰邦甸之賦，四曰家削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
〈財，泉穀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幣餘，百工之餘」。玄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筭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徵之」。〈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邦中，在城郭者。四郊去國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縣四百里，邦都五百里。此平民也。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者，若今賈人倍筭矣。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每處為一書，所待異也。〉

●疏〈「以九賦斂財賄」者：《說文·貝部》云「賦，斂也」；〈攴部〉云「斂，收也」。經凡征斂，通謂之賦。此九賦則皆任地以制國用之法也。黃以周云「九賦者，斂田地之租也。田地為正稅，故九賦〈司書〉亦謂之九正。〈大府〉職，『關市之賦以待王之

膳服，邦中之賦以待賓客，四郊之賦以待稍秣，家削之賦以待匪頒，邦甸之賦以待工事，邦縣之賦以待幣帛，邦都之賦以待祭祀，山澤之賦以待喪紀，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此言九賦田地之租，〈司會〉所謂『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者，此也。周初征民之常經，祇有九職、九賦二法，而其國用之所仰給者，祇在九賦之一征。九賦力征祇以充府庫，以備非常之需。而里布夫家之征，特以禁惰閒之民，尤非國用之所待給也」。案：黃申先鄭說，是也。九職蓋以田稅為正，而它地稅亦無不賅焉。先鄭以〈載師〉任地之法為釋，與〈司會〉令田野財用之文脗合，最為得解。《書・禹貢》「九州之賦」亦各以上、中、下三等為差，此即田賦之正名也。蓋此經九賦自國中至邦都六者，並以由內而外地之遠近為稅法輕重之差，關市、山澤、以及幣餘之斂於官府者，其地襍廁於六處之中，而於田稅之外別為科率，故列於諸賦之後。通校各職，征賦之法有二：一曰任地，即此九賦地征是也。一曰任民，前九職之貢與〈均人〉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是也。《國語・魯語》仲尼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任力以夫而議其老幼」。彼「藉田」謂田稅，「賦里」謂廛稅，並為任地之法。「任力」謂力征，為任民之法，與此經正同。九賦猶後世之地稅，九職猶後世之丁稅，而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則猶後世之差徭，各自為一法。此職九賦，以〈司會〉〈載師〉證之其為地征，本無疑義，自後鄭以為口泉，而賈疏申其義，遂於九職閒民夫布之外增一泉征，又無以處幣餘之賦而經義晦矣。云「一曰邦中之賦」者：〈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此其地征也。六鄉之吏及閭師、場人等斂之。云「二曰四郊之賦」者：距國百里，四郊六鄉之地征，〈載師〉云「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是也。六鄉四郊之吏及閭師斂之。云「三曰邦甸之賦」者：距國二百里，六遂公邑之地征，〈載師〉云「以公邑之田任甸地」是也。六遂之吏及縣師斂之。云「四曰家削之賦」者：距國三百里，公邑之地征，〈載師〉云「以家邑之田任稍地」是也。自此以外至邦都，並縣師斂之。賈疏云「謂三百里之內地名削，其中有大夫采地謂之家，故名家削。大夫采地中賦稅入大夫家，但大夫家采地外其地為公邑，公邑之內其民出泉入王家，故舉家削以表公邑之民也」。江永云「八則言賦貢以馭其用，則都鄙亦當有賦入於王。〈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疏云『若采地之稅，則四之一與小國，入天子同』。是謂采地有賦。此疏謂三等采邑出泉賦於公卿大夫，而三等公邑則出泉賦於王，蓋揭采邑，表公邑非是」。案江說是也。賈依後鄭義，以此九賦為口泉與稅異，〈小司徒〉疏引鄭志云「稍縣都鄙地有公邑之民，口率出泉於王也」。邦國都無口率之賦，故此疏亦本彼為說，不知此賦自是地征非口賦。地征在公邑固全入王，采邑雖入其主，亦計率貢其餘於王。此由誤解賦字，與〈司勳〉疏實不相冢也。但彼疏謂采地之稅四之一入王，亦不塙耳，詳彼疏 。云「五曰邦縣之賦」者：距國四百里地之地征，〈載師〉云「以小都之田任縣地」是也。其公邑之賦全入於

王，小都采地之賦則計率貢於王。云「六曰邦都之賦」者：距國五百里地之地征，〈載師〉云「以大都之田任畺地」是也，亦公邑之賦，全入於王。大都采地之賦，計率貢於王。云「七曰關市之賦」者：司市、司關所斂廛征、財征是也。云「八曰山澤之賦」者：山林川澤之地征也，山虞、澤虞、川衡、林衡斂之。云「九曰幣餘之賦」者：《說文·食部》云「餘，饒也」。百官府法用之餘羨職幣明斂者，是也。[1]〉

〈注云「財泉穀也」者：〈宰夫〉〈小司徒〉注義同。《說文·貝部》云「財人所寶也」。《考工記·總敘》云「飭力以長地財謂之，農夫財亦指穀言之」。賈疏云「見〈外府〉云『掌邦布之出入賜予之財用』，以此知財中有泉也，又知財中有穀者。案：《禮記·喪大記》云『納財朝一　米』，米即是穀，故知財中有穀也」。詒讓案：《荀子·富國篇》楊注云「粟米布帛曰財」。依鄭前注說，則布帛為賄　。財賄並言，則財中不含布帛，對文則異也。但鄭意此賦為口泉，則以泉為主，其無泉者則入穀及布帛以當泉。然此賦實為地稅，則本不計口為征，而泉穀布帛各隨所有斂之，亦不定以泉為正也。「鄭司農云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各有差也」者：賈疏云「先鄭約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故云各有差。後鄭不從者，以關市山澤幣餘之賦皆無地稅，即上云邦　四郊之等亦非地稅，故不從也」。案：先鄭據〈載師〉釋此九賦為地稅，其說塙，不可易。後鄭及賈破之，非也。云「幣餘百工之餘」者：謂百工財齎所用之餘入於官者。〈大府〉「幣餘之賦」，先鄭注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與此注說異，皆未盡得其義。此「幣餘之賦」乃官府法用之餘，不徒出於百工。若云「在市百工器物之貢」，則是九職之一，與幣餘之賦尤不相涉也。云「玄謂賦口率出泉也」者：《漢書·高帝紀》云「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顏注云「率計也」。此即漢初口率出泉之法。《廣雅·釋言》云「率，計數也」，謂校計人口令出泉也。口率出泉，省文亦云口泉，與漢小丁之口錢異，詳後。賈疏云「案：〈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貢、賦、及功各別。賦為口泉也」。金榜云「先鄭謂邦中之賦二十而稅一，謂地稅也。後鄭云賦口率出泉，謂夫布也。二者古皆謂之賦。〈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以任其力，以待其政令，以時徵其賦。八貢與夫布，閭師以時徵之，通謂之賦。是賦者，歲入之總名也」。江永云「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閒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故使出夫布，猶後世之丁錢及僱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案江說是也。賦雖為歲入之總名，而九賦當以先鄭之說為正。蓋自邦布至山澤八者並任地之稅。幣餘出於官府，雖非地稅，而官府亦即出賦之地，故〈司會〉云「以令田野之財用」，若是口泉則不得言田野矣。載師任地，自國宅無征外，園廛、近郊、遠郊、甸稍、縣都、及漆林之征，即此邦中至山澤八賦之法。若夫布，則

閭師與八貢同舉，乃九職閒民之征，非九賦之正。若如鄭說，非徒幣餘一賦必不可通，而閒民之外農、牧、虞、衡之民，既各有所專任之職事，以令貢稅，乃復計口令出泉，是責倍輸之賦也，豈先王之法乎？惟《管子・山至數篇》云「邦布之籍終歲十錢」，〈輕重甲篇〉云「桓公曰『寡人欲藉於萬民』。管子曰『不可，是隱情也』」。又云「則無屋粟邦布之藉」，〈國蓄篇〉云『以室廡籍謂之毀成，以六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籍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贏。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徧行而不盡也」。以諸文互校，彼邦布蓋即〈閭師〉無職者所出之夫布，〈載師〉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亦出此布。周制本使閒民惰民出之，則不以此為任民之通法。而《管子》言之甚詳，疑春秋以後，侯國橫征，或使民之有職事者，亦出此布；抑或變更九職、任民之故法，改貢物為入泉，皆未可知。要所謂籍於萬民、籍於正人者，實後世口泉之濫觴也。《管子・海王篇》又云「萬乘之國，正人百萬也。月人三十錢之籍，為錢三千萬」。此正人月籍三十錢與〈山至數篇〉文異。考彼書〈揆度篇〉云「萬乘之國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是萬乘之國實有千萬人，而止籍其當分之正人百萬，蓋亦十賦其一。然非周初九賦之制也。又案：《漢書・食貨志》說，周法云「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刑法志〉亦云「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其下即說　乘軍賦之法，蓋亦以稅當此經之九職，賦當此經之九賦，與後鄭義略同，而以賦為兼有軍賦則小異。攷《國語・魯語》說軍賦，歲收一井，出稷禾秉芻缶米，與井田什一之常稅絕不相冢。詳〈載師〉疏。《漢志》說稅賦給用，與〈大府〉九賦分給九式之文尤不合，不可以證此經也。云「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者：此舉漢法證賦為口率出泉也。《漢舊儀》云「算，民年七歲以至十四歲出口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又令民男女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為一算，以給車馬。案：此即鄭所謂算泉，或謂之賦者也。《漢書・高帝紀》四年初為算賦，如淳注引《漢儀注》與衞敬仲說同。賈疏謂漢法民年二十五以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為算，與衛說小異，當以衞為正。漢之口錢與算錢二者不同，然其計口出泉則同。二者民並謂之賦，故《漢書・昭帝紀》如淳注引《漢儀注》以口錢為口賦錢，鄭惟舉算泉為況者，以〈鄉大夫〉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與漢算泉法約略相當也。黃以周云「注『口率出泉』，蓋亦謂計夫賦役，故又曰『今之算錢』。漢有算錢、口錢二法，皆計口出錢也。算錢起於高帝，貢禹以為古無賦算：『口錢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至於生子輒殺。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二十乃算』。算錢、口錢二者，分別言之，《後漢・光武紀》注引《漢儀注》分算錢、口錢為二，與〈貢禹傳〉合。算錢者，已成丁壯而賦之，口錢則賦其未成丁壯者。〈高帝紀〉初為算錢，〈文帝紀〉民賦

四十，〈景帝紀〉二十始傅，〈宣帝紀〉減民算三十，〈成帝紀〉減賦四十，皆算錢也」。又云「漢之算錢為古力役之征，應入九職，不得據以釋九賦」。案黃說是也。鄭以前九職為地征正賦，故以此九賦為口賦，而以漢算賦況之。然漢之算賦與古九職力役之征相類，但九職之征受職者各貢其物，自閒民外皆不定賦泉。漢之算賦則概令出泉而不貢物，其法仍異，而鄭以況九賦田野之征，則尤不相當也。若漢之口錢，則取之十四歲以下之小口，此皆古之所不征者，實為病民之橫斂，鄭固不謂周有此法也。以《管子》攷之，則東遷以後，侯國已有口賦之制。《漢書·食貨志》載：董仲舒說武帝云「秦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則秦亦有口賦，此並漢算賦之濫觴，而亦非小丁之口錢。但口錢雖橫征，然似亦起於漢初。賈禹謂起於武帝者，據「產子三歲即出口錢，又加錢三」言之耳，非前此全無口錢也。引〈鄉大夫〉「以歲時登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者：證六鄉之征賦也。云「遂師之職亦云以徵其財征」者：證六遂之征賦也。云「皆謂此賦也」者：謂〈鄉大夫〉〈遂師〉二職所云「征」即此經之賦，並據口泉而言。然〈鄉大夫〉所云乃力役之征，計戶共貢役而不計口出泉。先鄭彼注訓征為「給事」，於義為近，後鄭以為賦稅乃誤說也，〈遂人〉「財征」則據地稅言之，雖即此九賦，而亦非口泉，此注亦誤；詳〈鄉大夫〉疏。云「邦中在城郭者」者：與〈鄉大夫〉「國中」同。彼注亦云「國中，城郭中也」。案：「城中」謂王城方九里之中，城之外有郭。《周書·作雒篇》云「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郛方七十二里」。孔晁注云「郛，郭也」。案：「七十二里」當作「二十七里」。此「國中」注　兼城郭中言，則方二十七里，郭門之內並為國中矣。焦循云「《隱公五年傳》云鄭人伐宋，入其郛。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按：公聞其入郛，而使者對以『未及國』，公以其紿己而怒，則當時謂郛內為國也。《齊語》『參其國而伍其鄙』，韋昭注云『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鄉大夫〉職，國中對野言，與《孟子》同。〈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此野為甸稍縣都。準此則近郊、遠郊為國中矣」。又云「經典國有三解：其一大曰邦，小曰國，如『惟王建國，以佐王治邦國』是也。其一『郊內曰國』，《國語》《孟子》所云是也」。其一『城中曰國』：〈小司徒〉『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質人〉『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鄉士〉『掌國中』，是也」。蓋合天下言之，則每一封為一國；而就一國言之，則郊以內為國、外為野；就郊以內言之，又城內為國、城外為郊。蓋單舉之則相統，並舉之則各屬也。云「四郊去國百里」者：〈載師〉職「近郊遠郊」注，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又引《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為郊」。此四郊，據王城四面，面各百里。遠郊以內通　郊　。《說文·邑部》云「距國百里為郊」，亦據遠郊大界言之。段玉裁

云「周禮之制：王城方九里謂之國，城中謂之國中，城外五十里為近郊，至百里為遠郊。『近郊遠郊』見〈載師〉。近郊，經不多見。遠郊，經文謂之郊、謂之四郊。郊之內為六鄉，至二百里為野；野之內為六遂。經文，如〈大宰〉〈小司徒〉〈閭師〉，多以國中四郊並舉，言四郊即關六鄉在內。但言鄉則未見鄉之所際，故言六鄉，不可以關四郊也。郊者，鄉與遂之閒也。國中、四郊對舉，猶今人云城裏城外也。鄭注王制移之郊云郊鄉畛之外者也正謂郊在鄉與遂相接之閒故云鄉畛之外者謂鄉之邊也」。案：段說是也。此經凡言郊，有包六鄉在內者，如此職言四郊之賦，不別出六鄉，猶之甸包六遂，經止言邦甸之賦也。有別郊於鄉之外者，如〈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遺人有鄉里之委積，又有郊里之委積，郊與鄉並舉則郊專指鄉外之餘地　之。互詳〈小司徒〉〈載師〉〈遺人〉疏。云「邦甸二百里」者：〈載師〉職「甸地」，注引《司馬法》云「二百里為州甸，即州也」。云「家削三百里」者：《釋文》云「削，本亦作稍，又作　」。案：《說文·邑部》云「　，　　國甸，大夫稍稍所食邑」。《「周禮》曰「任　　地在天子三百里之內」。〈載師〉職作稍地，注云「故書稍，或作　　。　正字。削、稍，同聲叚借字。〈縣師〉〈 稍人〉字並作稍。〈載師〉注又引《司馬法》云「三百里為野」，稍即野也。《說文》云國甸者，疑因稍與甸地相比，故冢其稱。《周書·作雒篇》云「制郊甸方六百里」，方六百里開方為地三十同，即自稍以內，包國中及郊甸之地也。云「邦縣四百里」者：〈載師〉職「縣地」注引《司馬法》云「四百里為縣」，是也。云「邦都五百里」者：〈載師〉職「大都任圭地」注引《司馬法》云「五百里為都」，《說文·邑部》亦云「《周禮》距國五百里為都」，是也。金鶚云「邦都即圭地以其在五百里為圭界之地，故曰圭。以其大都所在，為都之宗，故曰都」。云「此平民也」者：賈疏云「謂『六曰』已上皆是平善之民，先王以農為本，故謂之平　也，對『七曰』已下非農民者為末作也。云「關市山澤謂占會百物」者：《史記·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占」，司馬貞《索隱》引郭璞云「占，自隱度也」。案：占會百物，謂向官自隱度諸物會聚積貯以求利，若《食貨志》王莽詔云「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是也。賈疏云「謂關上以貨出入有稅物；市若泉府廛布、總布之等亦有稅物；山澤　人入山澤取財亦有稅物。此人占會百物，為官出息。易祓云「『關市之賦』如〈司市〉所言『市征』，〈司關〉所言『關門之征』是也。『山澤之賦』如廿人所取金錫玉石，角人所取齒角骨物之類，是也」。案：易說是也。《孟子》〈滕文公〉〈公孫丑〉篇，趙注並引此經「關市之賦」，以明關市之有征稅。則趙岐亦以此賦為即關征、市征，疑漢時禮家已有此說而邡卿從之。葢此關市山澤之賦即地稅及貨賄材物之稅，非占會百物者之口賦，鄭賈說亦誤。云「幣餘謂占賣國中之斥幣」者：《一切經音義》引《漢書音義》云「斥，不用也」，謂國中之斥幣不用者，隱度其直受而賣之也。賈疏云斥幣謂此物不入大府，指斥出而賣之，故名斥幣。孔廣森云：《封禪書》

曰「賜爨大乘輿斥車馬帷帳器物」，然則斥幣謂物陳積而斥出不用者；若占賣之即謂之斥賣。《貨殖傳》烏氏　畜牧及眾斥賣、《漢書》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十三萬萬，是也。賈師注云「官有所斥令賣」，其斥字義同此。《晏子春秋》曰「財在外者斥之市」，是周時已有斥賣之語。王念孫云「幣餘之賦，鄭司農云『百工之餘』，〈大府〉注又云「幣餘使者有餘來還也」，二說不同。後鄭則以為占賣國中之斥幣。又〈司書〉以敍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後鄭云「亦受錄餘幣而為之簿書，使之入于職幣。幣物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案：幣餘之幣，非幣帛也，用之不盡則有餘。凡物皆然，不獨幣帛而已。幣當讀為敝，《說文》「敝，枲也；一曰敗衣。從攴　，　，敗衣也，象衣敗之形。《急就章》「　敝囊橐不直錢」，顏注曰「　者　，殘之帛也。敝，敗衣也」。是敝為衣敗殘之名。殘則餘矣，因而凡物之殘者皆謂之敝餘。今時營造用物有餘價，賣以還官，謂之　殘是也。〈職幣〉職曰「掌式灋以斂官府都鄙與凡用邦財者之幣振，掌事者之餘財」，後鄭曰「幣謂給公用之餘，是餘財謂之幣」，較然甚明。職幣主餘財之官也，「斂凡用邦財者之幣」謂收用邦財者之餘也。「司書：敍其財、受其幣，使入于職幣」謂受其餘財使入於主餘財之官。「泉府：歲終則會其出入而納其餘」，後鄭曰「納，入也」，入餘於職幣，是也。古敝字多通作幣。《魯語》「不腆先君之幣器」即敝器。《管子·輕重甲篇》「靡幣之川」、〈輕重乙篇〉「器以時靡幣」，即靡敝也。《孔宙碑》「彫幣」即彫敝也。《皇象碑》本《急就章》，「　幣」即　敝也。字或作獘。《管子·小匡篇》「戎車待游車之獘，戎士待臣妾之餘」；《趙策》「趙以七敗之餘，收破軍之獘」，獘亦餘也，合言之，則曰獘餘耳。先鄭前一說以幣餘為百工之餘，差為近之，後一說謂「使者有餘來還」則誤以為幣帛之餘矣。後鄭云「幣謂給公用之餘」已得其義，而又云「占賣國中之斥幣」、「餘幣當以時用之，久藏將朽蠹 」，則亦誤以為幣帛之幣，豈知幣為敝之假借，讀當如其本字乎？案：王安石、王昭禹、易祓、薛氏、劉迎、陳友仁、方苞、江永、莊存與、沈夢蘭，並據〈職幣〉證此幣餘為式法所用之餘幣，而王說尤精，塙足正二鄭之誤。云「皆末作當增賦者」者：謂關市、山澤、幣餘三者皆末作，與上平民務本業者異，當增其口泉也。今案：此並非口泉，幣餘為官府公用之餘，亦非末作，鄭說並失之。云「若今賈人倍筭矣」者：證末作當增賦也。惠棟云「此漢律也。應劭《漢書·惠帝紀》注云『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筭』」。云「自邦中以至幣餘各入其所有穀物以當賦泉之數」者：賈疏云「以經云『斂財賄』，財賄即是穀物，取之以當賦泉之數者」，若漢法人百二十。云「每處為一書所待異也」者：據〈大府〉職「九賦」，各有所待，若此「一曰邦中之賦」，彼云邦中之賦以待賓客之等是也。賈疏云「此九賦所得財物，給下九式之用。九式用處不同，故此九賦分為九處。是以每一處為一書以待其出式，謂用財之節度。是所待異也。江永云「關市、山澤之賦，亦即在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之中幣餘之賦，亦即八賦中之餘財，何以別出三種列而為

九？蓋九賦因九式而分者也。觀大府職可知矣。賓客、芻秣、工事、匪頒、幣帛、祭祀、羞服、喪荒、好用，因國之用財有此九事，故於通國之賦先分之為九，以待九式之用。酌其所入、所出之多寡約略相當，準之以為式焉。非謂王之膳服必出於關市、國之喪荒必取諸山澤也。其財物略相當焉耳。他賦與式皆仿此，惟幣餘一賦，從八式所用之餘而生，因王不能無賜予，故於八式所用之財常留有餘，特設職幣一官掌之。是以賦與式皆有九也」。案：江說是也。〉

九式

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三曰喪荒之式，四曰羞服之式，五曰工事之式，六曰幣帛之式，七曰芻秣之式，八曰匪頒之式，九曰好用之式。
〈式謂用財之節度。荒，兇年也。羞，飲食之物也。工，作器物者。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芻秣，養牛馬禾穀也。鄭司農云：「匪，分也。頒讀為班布之班，謂班賜也。」玄謂王所分賜羣臣也。好用，燕好所賜予。〉

●疏〈「以九式均節財用」者：此制國用之總要也，此皆國之法用。大府以九賦正共之財待之，因事為之法式。故〈司書〉謂之九事。金　云「九式者，冢宰以歲之上下制之，其式凡九。《王制》曰『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考之經：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均人均力征。以歲上下，其斂諸民者，每歲不同。廩人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豐凶。小司寇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其國用多寡，亦每歲輒異。冢宰恆於歲杪，制為式法。凡受財用者，皆並式法受之。理財之道，節用為本。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小宰執邦之九貢、九賦、九式之貳以均財節邦用。又云「以官府之六職辨邦治：一曰治職以節財用」，蓋其職之轉相佐貳者如此。云「一曰祭祀之式」者：若〈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皆有等差」。又《王制》說「冢宰制國用」云「祭用數之仂」，注云「筭，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即祭祀用財之式也」。賈疏云「謂若大祭、次祭用大牢，小祭用特牲之類」。云「二曰賓客之式」者：若〈大行人〉〈掌客〉所掌禮籍之等數，是也。云「三曰喪荒之式」者：賈疏云「喪謂若諸侯諸臣之喪，含襚贈奠賻賵之類。王家之喪所用大，非此所共也」。案：賈說非也。此喪當通大喪、小喪言之。凡斂葬祭奠及明器等，皆依法式共之。《王制》云「喪用三年之仂」是也。金榜云「喪荒，〈大府〉作喪紀凶荒。事出非常，不可預為節度。〈遺人〉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倉人〉辨九穀之物，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故耕三餘九，耕九餘三，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　，民無菜色。此治凶荒之道也。云「四曰羞服之

式」者：賈疏云「謂王之膳羞衣服所用也」。《釋文》云「羞服」，干云「羞，飲食也；服，車服也」。服或作膳。臧琳云「干、賈本皆作羞服。《釋文》同，或作膳，係妄改」。阮元云「〈大府〉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注云『膳服即羞服也』，此經本作羞服之證」。案：阮說是也。羞即膳夫、庖人所共膳羞。酒正有酒式是其一隅。服即司服、內司服、弁師、屨人，所共冠服，皆有法式。干寶謂兼有車亦是也。云「五曰工事之式」者：冬官百工造作器物，須授以齎材，貴賤工沽亦各有法式也。[1]〉

〈注云「式謂用財之節度」者：《說文·工部》云「式，法也」。此九者皆國用之節度，多少有常法式者，〈大府〉所謂「凡頒財以式灋授之」，是也。云「荒凶年也」者：〈大司徒〉注同《爾雅·釋天》云「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果不熟為荒」。《說文·禾部》云「　，虛無食也」。荒即　之省。又〈凶部〉云「凶，惡也」，凶年謂年惡也。《穀梁襄二十四年傳》云「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韓詩外傳》康作荒，荒、康古字通。《墨子·七患篇》云「一穀不收謂之饉，二穀不收謂之旱，三穀不收謂之凶，四穀不收謂之餽，五穀不收謂之饑」。諸書所說凶荒異名，此經通言不別也。云「羞飲食之物也」者：《釋文》引干注義同。此羞為凡飲食膳羞之通名，與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專屬庶羞」者異。云「工作器物者」者：《漢書·食貨志》云「作巧成器曰工」。賈疏云「若考工所作器物也」。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者：賈疏云「謂若〈司儀〉職，上公三問三勞之等，皆有束帛聘禮賄用束紡」。詒讓案：贈賓客猶司儀諸公相朝之致贈聘禮，云「公使卿贈如覿幣」，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聘禮》又云「宰，書幣諸侯之宰，猶天子大宰」，故亦掌幣帛之事。但此幣帛之式，似當主聘問幣齎之幣，而言若贈勞之幣，則上賓客之式內已賅之矣。云「芻秣養牛馬禾穀也」者：《說文·艸部》云「芻，刈艸也」；又〈食部〉云「　，食馬穀也」。秣與　同。《小爾雅·廣物》云「稾謂之稈。稈謂之芻」。〈充人〉注云「養牛羊馬曰芻」。《毛詩·小雅·鴛鴦》云「乘馬在廄，摧之秣之」，傳云「摧，莝也。秣，粟也」；箋云「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案：凡刈草及莝禾稾　牛馬謂之芻，以粟　牛馬謂之秣。故云「芻秣，養牛馬禾穀也」。江永云「賓客來，固有幣帛、芻秣，又別為二式者，王朝遣使存覜省聘問，亦用幣帛。牛人、牧人諸官自有芻秣，十二閑之馬用芻秣尤多也」。案江說是也。賈疏偏據《聘禮》致饔餼芻禾等為釋，說未賅。「鄭司農云匪分也」者：〈廩人〉注云「匪讀為分，是匪分聲轉義同」。莊述祖云「《說文》『匪，器似竹筐』，無分訓，惟　有非音。《說文》云『　，賦事也，从業从八，八分之也』。八亦聲讀若頒，一曰讀若非」。周禮借匪作　，故司農云「匪，分也」。云「頒讀為班布之班」者：〈宮伯〉〈大宗伯〉注，〈大史〉先鄭注，讀並同。《說文·頁

部》云「頒，大首皃」。又〈玨部〉云「班，分瑞玉也」。〈攴部〉云「　，分也」。段玉裁云「司農謂頒非其義，故易為分瑞玉之班。頒古音讀如汾，在諄文欣魂痕部；班古音在元寒桓刪山仙部，合音最近，古相假借。若讀為分或讀為放，則同部假借」。云「謂班賜也」者：以匪訓為分，班訓為布，匪頒即謂分布、賜予也。云「玄謂王所分賜羣臣也」者：賈疏云「就足司農班賜之義也」。江永云「匪頒之式見於經者：廩人，匪頒梢食也；宮正、內宰，王宮后宮之稍食也；稾人，外內朝　食者之食也。又如，膳夫，肉脩之頒賜；酒正之秩酒；宮伯、司裘之頒衣裘；司裘、羅氏之行羽物；凌人之頒冰，皆匪頒之類。是皆有常數者，其出於恩好賜予，則入好用之式」。金　云「《國語》『天子之田九畡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周官》以九賦待九式之用，祿食宜在九式中。〈廩人〉掌七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大宰〉九式八曰匪頒之式，則匪頒者謂祿食歟！祿食所以代耕，恆以歲為上下。由是匪頒有式。《墨子》書『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凶則損五分之三，餽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稟食而已矣。蓋其遺法」。案江、金說是也。沈彤說亦略同。凡經言匪頒者，以羣臣之祿為最大。此外，若稍食及歲時之常賜，遺人之委積，凡著於秩籍，為法所當待者，並入此科。經例，常賜謂之頒，非常賜謂之賜。〈典臬〉云「頒衣服授之，賜予亦如之」，頒衣服為匪頒，賜予為好賜，其分別甚明。合言之則云頒賜。〈膳夫〉云「凡肉脩之頒賜」是也。此注釋匪頒為分賜羣臣，蓋通畡祿食及常賜言之，〈廩人〉注又以匪頒為遺人諸委積。不及羣臣之祿賜者，以委積為藏聚米穀倉廩之通稱。凡羣臣祿賜之米穀咸出於彼，故偏舉為釋，義實互相備也。詳〈廩人〉疏。云「好用燕妤所賜予」者：〈內饔〉「凡王之好賜肉脩」，注云「好賜，王所善而賜也」。〈大府〉云「幣餘之賦，以待賜予」，注云「賜予即好用也」。案：《左傳昭五年》云「宴有好貨」，杜注云「宴飲以貨為好」。又〈昭七年〉云「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注云「宴好之賜」。此並因饗燕而賜此好用。〈內饔〉謂之「好賜」，〈內府〉謂之「好賜予」，注並訓好為善，葢與〈內小臣〉「好事好令」，〈典瑞〉〈大行人〉「結好義」並略同。此注云「燕好所賜予」，亦謂王燕閒與諸侯及親貴諸臣為恩好而有賜予。下經「斿貢」注亦以燕好為釋，可證則不必專屬饗燕之賜。但其賜予在常法頒賦之外，故別入好用。賈疏以「燕飲有所愛好」釋注「燕好」，非鄭恉也。呂飛鵬云「〈玉府〉云『凡王之好賜』，〈內府〉云『凡王及冢宰之好賜予』，〈職幣〉云『以詔上之小用賜予』，皆謂好用。〈職幣〉疏以為常賜予，誤也。《小雅．鹿鳴》燕羣臣嘉賓以幣帛筐篚，將其厚意，而曰「人之好我」；〈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而曰「「中心好之」是其證也。〉

九貢

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二曰嬪貢，三曰器貢，四曰幣貢，五曰材貢，六曰貨貢，七曰服貢，八曰斿貢，九曰物貢。

〈嬪，故書作賓。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賓貢，皮帛之屬。器貢，宗廟之器。幣貢，繡帛。材貢，木材也。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服貢，祭服。斿貢，羽毛。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摯。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玄謂嬪貢，絲枲。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幣貢，玉馬皮帛也。材貢，檽幹栝柏篠簜也。貨貢，金玉龜貝也。服貢，絺紵也。斿，讀如囿游之游。游貢，燕好珠璣瑯玕也。物貢，雜物魚鹽橘柚。〉

●疏〈「以九貢致邦國之用」者：此邦國即〈詛祝〉注云「諸侯國也」，與前邦國通王國言者異。九貢即〈職方氏〉云「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大戴禮記・千乘篇》云「諸侯內貢於天子，率名斁地實也。是以不至必誅是其事也」。賈疏云「此諸侯邦國歲之常貢。則〈小行人〉云『令春入貢』是也。〈大行人〉云『侯服歲一見其貢賜物』，彼謂『因朝而貢』與此別也。但諸侯國內得民稅，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一、小國四之一所貢者。市取當國所出美物，則《禹貢》所云『厥篚厥貢』之類，是也」。案：賈以〈大行人〉六服朝貢與此不同，故專據「小行人春入貢」為釋，其說是也。但據〈小行人〉注，則每歲常貢亦六服所貢，唯以遣使奉之為異。又〈大行人〉朝貢祀嬪器服材貨六貢亦具在此九貢之內。是彼職不備九貢而此經則通晐彼六貢，二文固足相參證矣。又案：依〈大司徒〉注「先鄭說」，當云「大國貢半、次國三之二、小國四之三」。賈依後鄭說誤。詳彼疏。[1]〉

〈注云「嬪故書作賓」者：賈疏云「言故書者，鄭注《周禮》時有數本劉向未校之前，或在山巖石室，有古文，考校後為今文。古今不同，鄭據今文注，故云「故書作賓」。段玉裁云「《周禮》以出於山巖屋壁入於祕府者為故書。然則鄭君時所傳為今書也。今書往往與故書不同。如今作嬪，故作賓，是也。就故書中亦復互異，今書亦然，葢說者既殊，而轉寫乖異矣。鄭君所見故書非真祕府所藏也，亦轉寫之本，　為祕府本耳。鄭君擇善而從，絕無偏執，故司農從故書作賓，己從今書作嬪。於此可見其例也，故賓今嬪，此即賓讀為嬪，大約古字多用假借。徐養原云「《周禮》有故書今書之別，疏謂『劉向未校以前為古文，既校以後為今文』，非也。以鄭注考之，凡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所據之本竝是故書，故書今書猶言舊本新本耳。《周禮》乃古文之學，何今文之有劉向校書未卒業，子歆續成之？周禮葢歆所校，杜子春、鄭大夫親從歆問而並據故書作注。則故書乃校後之本也。〈醢人〉注云『故書鴈或為鶉』，〈鄉師〉注云『今書多為屯』，是故書今書皆非一本。然子春等於經文但正其讀，不易其字，今書竟改之，後鄭就今書以校故書而箸其異同於注」。詒讓案：《周禮》故書今書與《儀禮》古文今文不

同。《儀禮》自有古今文兩家之學，《周禮》則自劉歆以來止有古文之學無所謂今文。徐氏謂故書亦為校後之本，故書今書猶言舊本新本，足正賈疏之誤。但此經唯祕府所藏，河閒獻王所獻者為祖本，或為古文書，與孔壁諸經同，此非二鄭所得見。然則所謂故書者，有杜及二鄭所據之本，有後鄭所據之本，要皆不必祕府舊帙，不過校之今書，所出略前耳。今書則後鄭所見，同時傳寫之帙，蓋故書今書皆不能塙定其為何家之本也。至杜鄭所校本外，又有賈馬二家，亦今書之別本，以疏及釋文所引，攷之：〈大宗伯〉「圍敗」馬本作「國敗」，〈巾車〉「有握」馬本作「有幄」，〈梓人〉「胷鳴」賈馬作「胃鳴」，並不見於注，則今書或本甚多，鄭亦不能悉校矣。〈夏采〉注謂《士冠禮》《玉藻》故書「緌」作「綏」，《禮》經雖有古文而《小戴記》則本不出壁中，無古文而亦得有故書，斯亦故書今書不過新舊本之證也。「鄭司農云祀貢犧牲包茅之屬」者：〈大行人〉後鄭注義同《月令》云「季冬，乃命大史次諸侯之列，賦之犧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饗。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此即祀貢犧牲之法。「齊桓公責楚貢包茅」見《左僖四年傳》。《禹貢》亦云「荊州厥貢包　蓄茅」，包茅詳〈甸師〉疏。云「賓貢皮帛之屬」者：〈小行人〉「六幣　以皮」，注云「皮，虎豹皮也」。帛即上注云「幣帛，所以贈勞賓客」者，是也。賈疏云「此九貢皆是諸侯賓　所貢，不得特以一事為賓貢作賓貢」者，非也。王引之云「祀與賓相對為文，其為賓客之事明甚。上文『以九式均節財用：一曰祭祀之式；二曰賓客之式』，《地官》鄉師閭共祭器，州共賓器是其例也。祀貢以供王祭祀之事，賓貢以供王賓客之事，非謂諸侯來賓而貢之因謂之賓貢也。賈疏不達先鄭之意，而臆為之解，非是」。案：王說是也。先鄭以賓貢為供賓客之貢，後鄭因其與幣貢無別，故不從其義。然以經攷之，實當以先鄭為長。若然，此注所謂帛者，專指供賓客之帛而言，其他幣帛並當入幣貢也。云「器貢宗廟之器」者：〈大行人〉「器物」，後鄭注云「尊彝之屬」，與先鄭同，與此注異。賈疏云「〈大行人〉因朝而貢者，得有成器。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器，故後鄭不從也」。江永云「器貢，若《昭十五年左傳》魯壺之屬，《傳》曰『諸侯之封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彝器之來嘉功之由』，疏謂『諸侯常貢無成器』未確」。案：江說是也。莊存與說同。互詳〈大行人〉疏。云「幣貢繡帛」者：《說文·巾部》云「幣，帛也」。《禹貢》貢篚：兗州有織文，徐州有玄纖縞，揚州有織貝，荊州有玄纁璣組，是也。云「材貢木材也」者：《說文·木部》云「材，木挺也」。《禹貢》揚州貢木。云「貨貢珠貝自然之物也」者：《聘禮》記注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珠亦玉之類，與貝並天地所化生，故云自然之物。後鄭則珠入游貢中，不為貨貢也。云「服貢祭服」者：即《禹貢》玄纁玄纖縞之屬。《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是也。先鄭說「服貢」亦謂服材，非謂制成衣服。賈疏謂後鄭不從，以〈大行人〉因朝而貢有祭服，此歲之常貢，不得有成服，亦非也。《左桓十五年傳》「云諸侯不貢車服，

則成服無貢法，〈大行人〉貢服物亦非成服。互詳彼疏。云「斿貢羽毛」者：《說文·　部》云「游，旌旗之流也。从　汙聲」。斿即游之省。賈疏述注作「游貢」，疑經本不作「斿」字。先鄭以斿為旌旗之游，旌旗有　羽旄，故以羽毛為釋。《禹貢》揚州、荊州，並貢羽毛。徐州貢羽畎、夏翟。案：毛即旄人之旄。《說文·犛部》云「　，犛牛尾也」。　，正字，毛、旄假借字。旌旗注羽旄，詳〈司常〉疏。云「物貢九州之外各以其所貴為摯」者：《釋文》云「摯，本亦作贄」。案：《說文》無贄字，葢即摯之俗。經注凡瑞摯字並作摯，或作贄者，誤也。〈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為摯」。先鄭葢以〈大行人〉「六服之貢」與此「九貢」為一，而物貢在彼六貢之外，故別　蕃國之摯為釋也。賈疏云「後鄭不從」者，以其九州之外，世一見，無此歲之常貢之法也。云「肅慎氏貢楛矢之屬是也」者：《國語·魯語》云「仲尼在陳，有隼集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仲尼曰『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蠻，使各以方賄來貢。於是肅慎氏貢楛矢石砮，其長尺有咫』」。韋注云「楛，木名。砮，鏃也，以石為之。肅慎，北夷之國」。此亦貢其所貴寶之事，故引以為證。云「玄謂嬪貢絲枲」者：後鄭依今書作嬪為釋，〈大行人〉「嬪物」注義同。《禹貢》青州貢岱畎絲枲篚檿絲，兗州貢絲，豫州貢枲。《國語·齊語》云「桓公伐楚，使貢絲於周」。後鄭以絲枲婦功所用，故以當嬪貢也。王引之云「賓本字也，嬪借字也，讀當如其本字，不當依借字為解者。謂嬪婦化治絲枲，因謂絲枲為嬪貢，則下文服貢亦嬪所為，何以不謂之嬪貢乎？材貢飭化於　工，不聞謂之工貢，貨貢阜通於商賈不聞謂之商貢也。當以先鄭之說為長。又案：《秋官·大行人》　服其貢祀物，甸服其貢嬪物，嬪亦當讀為賓。祀物，祭祀之事所用之物，賓物賓客之事所用之物也。故書作頻物，頻即賓之借字。鄭司農乃誤讀頻物為嬪物，以為嬪物婦人所為物，後鄭因以絲枲當之，豈知大行人之其貢頻物，即大宰之賓貢乎？」。案：王說足正後鄭之誤。云「器貢銀鐵石磬丹漆也」者：六者皆　器所用。《禹貢》梁州貢鏐鐵銀鏤砮磬，荊州貢砥礪　丹，青州貢鉛松怪石，徐州貢泗濱浮磬，兗州、豫州並貢漆錫貢磬錯，並是也。云「幣貢玉馬皮帛也」者：後鄭以〈小行人〉「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　，是玉帛皮馬並通稱幣，故據增成先鄭之義。後注又以玉入貨貢，則鄭意以此玉專指圭璋等六玉追琢成器者而言。板亦當專指虎豹皮，其它獸皮中裘材者，自入服貢中也。賈疏　禹貢之熊羆狐貍球琳等，以釋此皮玉，未憭鄭恉。云「材貢纁幹栝柏篠簜也」者：亦與先鄭義同。《禹貢》荊州貢杶幹栝柏。《說文·木部》云「杶，木也。重文纁或　。　鄭《考工記·總敘》注，引《書》，杶亦作纁。或鄭本尚書如是。賈《考工記》疏，及《詩·衞風·竹竿》孔疏，引鄭《書》注，云「纁幹栝柏四木名。幹，柘幹。柏葉松身曰栝。又揚州厥貢篠簜。賈《大射儀》疏引鄭《書》注云「篠，箭。簜，大竹也」。云「貨貢金玉龜貝也」者：前注云「金玉曰貨」。《說文·

貝部》云「古者貨貝而寶龜」。先鄭說有貝而無金玉龜，故後鄭增成其義。《禹貢》：揚州貢金三品，荊州九江納錫大龜，雍州貢球琳，即金玉龜貢也。《禹貢》揚州貢織貝，《史記·夏本紀》集解，引鄭《書》注云「貝，錦名也」。則鄭不以為龜貝，賈疏引彼釋此貝亦非。云「服貢絺紵也」者：《禹貢》豫州貢絺　，是也。云「斿讀如囿游之游」者：賈疏述注「如」作「為」。段玉裁云「賈疏作『讀為』，是游本訓旌旗之流，其字省作　。囿游與旌旗之流義不同，故雖同字而曰『讀為』，易其義也。囿游見〈序官〉」。阮元云「依《說文·　部》旌旗之流，字作游，从　汙聲。假借為出游之游。出游，字或作遊，則俗字也。先鄭云『游貢羽旄』，游之本義也。後鄭云『游貢燕好珠璣琅玕』，游之引申假借之義也。易其字之本義，故曰『讀為囿游之游』，其字皆从水。凡作斿，不从水者，亦俗字也。凡『讀如』『讀為』，皆有仍用本字之例，殊之於其義也」。案：段阮說是也。後鄭不從游之本義為釋，故云「讀為」。若作「讀如」，則是僅擬其音不易其義，不宜別以燕好為釋矣。游，俗作遊者，《說文》游，古文作　之變體，詳〈師氏〉疏。云「游貢燕好珠璣琅玕也」者：段玉裁云「《地官·囿人》注『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燕好珠璣琅玕皆游觀之物」。詒讓案：後鄭以游為燕游，故釋為燕好之物。《禹貢》徐州貢淮夷嬪珠，荊州篚璣組，雍州貢琅玕。《詩·韓奕》孔疏，引鄭《書》注云「琅玕，珠也」。云「物貢雜物魚鹽橘柚」者：《禹貢》徐州貢魚，青州貢鹽絺海物，惟錯揚州包橘柚是也。〉

九兩

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

〈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繫，聯綴也。牧，州長也。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採不絕，民稅薄利之。」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謂以政教利之。吏，小吏在鄉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鋤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於王府，頒其餘於萬民。富謂藪中材物。〉

●疏〈「以九兩繫邦國之民」者，此聯倫屬以立治教之本也。賈疏云「言邦國，即據諸侯及萬民而言，謂王者於邦國之中立法，使諸侯與民相合耦而聯綴，不使離散，有九事」

。吳廷華云「《周禮》邦國，或主天下，或主一國，此經九兩亦應通天下言之」。案：吳說是也。此九兩以有牧以地得民，故經云「繫邦國之民」，實則通畿內畿外言之，賈疏殊泥。惠士奇云「繫，猶屬也。《大戴禮·文王》官人七屬，曰國則任貴，官則任長，學則任師，先則任賢，族則任宗，家則任主，鄉則任貞。蓋牧以地得民，故國則任貴；長以貴得民，故官則任長；以賢得民者師，以道得民者儒，族則任宗，宗以族得民，家則任主，主以利得民，鄉則任貞吏，以治得民。此〈文王〉官人以七屬任之之法。周公又分七屬為九兩者，有師以賢得民，自有　以任得民，有吏以治得民，自有藪以富得民。則九兩包於七屬也」。[1]〉

〈注云「兩猶耦也」者：《說文·　部》云「　，再也」。兩即　之借字。《廣雅·釋詁》云「耦，兩，二也」。《釋名·釋親屬》云「耦，遇也，二人相對遇也」。案：耦即相人偶際會之意。《御覽·職官部》引舊注云「兩，耦合之言」，與鄭義同。云「所以協耦萬民」者：《說文·心部》云「協，　心之龢也」。明注疏本作協，非。言立此九兩，所以使民自相協耦也。。云「繫聯綴也」者：《廣雅·釋詁》云「聯，　系連也」。《說文·糸部》云「繫，　　也。一曰惡絮」。〈系部〉云「系，繫也」。凡連綴，字當作系，經通叚繫為之。黃丕烈云「聯古字，連今字，注用今字當作連」。案：黃校是也。聯連古今字，詳前「八法·官聯」疏。但舊本竝作聯今不敢輒改。《御覽·職官部》引舊注云「繫者以維持其情性使不離散也」。《大戴禮記》作「七屬」，亦取繫屬之義。云「牧州長也」者：「後建其牧」注云「以侯伯有功德者，加命作州長謂之牧」。《書·立政》宅乃牧，孔疏引鄭《書》注亦云「州牧」。劉敞云「牧者，司牧也，謂邦國之君也，諸侯世，故曰以地得民。王安石、李光坡、方苞、莊有可，說竝畧同」。案：劉說較鄭為晐。此牧即《孟子·梁惠王篇》之人牧，趙岐注「以為牧民之君」，是也。此與「建其牧」之牧微異，猶「長以貴得民」亦與「建其長」之長異也。《文王》「官人七屬：一曰國則任貴」，惠士奇、孔廣森竝謂，於此九兩，當牧以地得民，其說最塙。葢自畿外九州牧伯五等諸侯，及附庸之君，與公卿大夫食三等采地，凡世守其國邑者，通謂之牧。鄭云州長，固為牧中之一，而別以諸侯為長，公卿大夫為主，則非也。云「九州各有封域以居民也」者：九州見〈職方氏〉。鄭意每州各有大封域，以收聚其一州之民，故云以地得民。今案：地者，大小國邑之通稱，不必一州也。鄭以牧專屬州牧，遂以地為專指九州之封域，義亦未晐。云「長諸侯也一邦之貴民所仰也」者：賈疏云「對則大夫稱長，諸侯稱君。今此上言牧下言長，故據諸侯也」。江永云「《詩》曰『克長克君』，諸侯固有長稱」。詒讓案：諸侯雖得稱長，然此長實非諸侯，注說非也。《文王》「官人七屬：三曰官則任長」，惠士奇、孔廣森謂即此所謂「長，以貴得民」，其說足正二鄭之誤。葢此長與「諸侯之長」及後文「都鄙所建之長」竝異。長猶言官長，

即公卿大夫士，凡有爵位而無國邑者之通稱。〈小宰〉六屬：皆云「大事則從其長」，是也。為其「無世守之封采」，則與牧異，無專涖之地治，則又與吏異，此皆以貴領賤，故曰長以貴得民。所謂民者，蓋兼含不命之士，及府史胥徒工賈隸役等，凡執事於百官府者而言。《周書·作雒篇》云「士居國家，得以諸公大夫」亦謂此也。〈鄉大夫〉云「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其所謂長即此「長以貴得民」，其所謂治即下「吏以治得民」。〈調人〉云「師長之讎眡兄弟」，彼師長即此九兩之師與長，故與「國君之讎眡父」文別，亦長非諸侯之一證矣。若如鄭說以長為諸侯，則諸侯各世有其國，與州牧無異亦可以地得民，而必區而別之曰以貴得民，果何理乎？云「師諸侯師氏」者：鄭以經邦國屬侯國，故師、儒皆據諸侯師氏、保氏官為釋。云「有德行以教民者」者：〈鄉大夫〉以德行屬賢，故鄭以有德行釋經「以賢得民」也。詳前疏。賈疏云「〈師氏〉職云『以三德三行教國子』，故知有德行也」。云「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者：《儒行　錄》云「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此經以師儒對文，鄭既以師為諸侯師氏，故以儒為諸侯保氏。彼職云「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故云「有六藝以教民」也。知道即六藝者，〈宮正〉云「教之道藝」，〈鄉大夫〉云「察其道藝」，藝即道也。〈大司樂〉「凡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注亦云「道，多才藝者」，是道藝義同。鄭以德行釋賢，六藝釋道，深合經恉。但此經之師儒，於《文王》官人七屬，當「四曰學則任師」「七曰先則任賢」，所苞甚廣，鄭偏舉師氏、保氏二官為說，則又未晐。劉台拱云「師即《禮》經所謂先生。鄭注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是也。儒即《禮》經所謂君子。鄭注云『有大德行不仕者』是也」。俞樾云「師者，其人有賢德者也。儒者，其人有伎術者也。《說文·人部》「儒，柔也，術士之稱」，是古謂術士為儒。凡有一術可稱，皆名之曰儒。故有君子儒、小人儒之別。此經所謂儒者，止是術士耳，以道得民者，道亦術也。《國語》曰『過五曰道，將不行』，韋注曰『道，術也』，儒以道得民，謂以道術得民也。說此經者，習　後世之言，視儒與道皆甚尊，於是始失其解矣」。案劉、俞說得之而未盡也。此經之師儒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聯師儒」，皆通乎上下之辭。師則泛指四民之有德行材藝，足以教人者。而言上者，國學、鄉遂、州黨諸小學，以逮里巷家塾之師，固為師而兼儒。下者，如嬪婦有女師，巫醫農工亦皆有師，蓋　民曲藝，咸有傳授，則亦各有師弟之分。以賢得民祇謂師賢於弟子耳，奚必德行純備之賢乎？儒則泛指誦說詩書，通該術藝者而言。若《荀子·儒效篇》所稱俗儒、雅儒、大儒，道有大小，而皆足以得民，亦不必皆有聖賢之道也。云「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者：即《文王官人》「七屬：五曰族則任宗」是也。《喪服》傳云「大宗，收族者也」。《大傳》云「同姓從宗，合族屬」，又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

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又云「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鄭彼注云「別子謂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也。繼別為宗，別子之世適也，族人尊之謂之大宗，是宗子也。繼禰者為小宗，父之適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遷，猶變易也，繼別子，別子之世適也。繼高祖者，亦小宗也，先言繼禰者」。據別子子弟之子也，以高祖與禰皆有繼者，則曾祖亦有也。則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白虎通義·宗族篇》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n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其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故曰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祖繼別者各自為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呂飛鵬云「《大傳》云『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大祖之廟』，而三鄭注云『大夫，大祖別子始爵者』，《大傳》別子為祖謂此。據此則別子必為大夫，而後得為後世之太祖，其子孫適長因得繼別子而為大宗。若為士，若祇得為禰於其子，而不得為太祖於其後世。故其子孫適長繼禰而為小宗。大祖之廟百世不遷，故大宗亦百世不遷。族人之同大祖者，盡宗之也。繼禰之宗，止於五世，族人之同高祖者宗之也。此經宗以族得民當兼大宗、小宗言。《大傳》注云『小宗四與大宗凡五，繫姓弗別，綴食勿殊，從宗合族』。此所以得民也」。案呂說是也。百世不遷之宗為大宗，必別子之有爵者。《荀子·禮論篇》云「大夫士有常宗」，是也。五世則遷之宗為小宗，則通於齊民。此經云得民，當兼及小宗，但小宗不能統收合族，故注唯據大宗言之。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調人〉注云「主，大夫君也」。《左昭二十九年傳》云「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史記·魯世家》集解引服虔云「大夫稱主」，先鄭意此主為三等采邑之民尊其君之稱。後鄭亦從其說。今案：采邑之主，亦得有所食之邑，當屬牧以地得民，不得云以利得民也。劉敞云「主讀如《孟子》『觀近臣以其所為主』之主」。俞樾云「有主客因而有臣主。《晉語》載欒氏之臣辛俞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蓋再世以下，恩義尚殺，君臣之分未定，故仍從所止之稱而曰主也。相沿既久，而大夫稱主遂成定名。先鄭即以說此經主字，恐非周公制禮時之本意也。按：六曰主與下文八曰友義蓋相近。《大戴記·曾子制言篇》云「曾子門弟子或將之晉，曰『吾無知焉』。曾子曰『何必然往矣。有知焉謂之友，無知焉謂之主』。然則，主也、友也，皆人所因依者也，主即《孟子》『主顏讎由主司城貞子』之主。利之言利賴也，主以利得民謂為人所利賴也。任之言信任也，友以任得民謂為人所信任也。〈調人〉職曰『君之讎眡父師長之讎眡兄弟主友之讎眡從父兄弟』，彼所謂師長即此。二曰長三曰師也所謂主友即此六曰主八曰友也。鄭彼注曰

『主，大夫君也』亦失之矣」。案：俞援〈調人〉及《曾子制言》證此經之主、友，其說致塙。此主以利得民，當〈文王〉「官人七屬」之六，曰「家則任主」。蓋凡　寓之賓旅於所寄之主人與庸賃之閒，民於執役之家長，並謂之主，以皆利賴彼以安，故云以利得民也。云「民稅薄利之」者：先鄭誤以主為采地之主，故以薄稅為利。若然，則牧以地得民獨不可薄稅以利民乎？於義不通，故後鄭不從。云「玄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者：賈疏云「上思利民忠也」，此《左氏傳》隨季　之辭也。段玉裁云「注經之例，凡言讀如者，擬其音。凡言讀為者，易其字。此皆不用其本字。如祝讀如注，聯讀為連是也。凡有言讀如、讀為而仍用本字者，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旂讀為囿旂之旂，此

字有數音數義，利民之利音與財利，別囿旂之旂義與旗旂別，故云『讀如讀為以別之』也。利民與財利別者，如《公羊》之伐」。案：段說是也。云「謂以政教利之」者：破先鄭薄稅利之之說，謂以善政善教利民也。後鄭說利不為薄稅，雖與先鄭異，而誤以主為采邑之主則同。案：此主雖為主友之主，與利民義亦相通。後鄭說為長。云「吏小吏在鄉邑者」者：鄭意此吏與前達吏義同。賈疏云「謂若比長閭胥，或在鄉，或在公邑采邑皆是」。易祓云「吏如鄉遂公邑之吏」，李光坡、姜兆錫、蔣載康說同。案：易說尤晐備。《文王》「官人七屬」二曰「鄉則任貞」，盧辯注云「幹事曰貞，《周禮》曰『吏以治得民』也」。鄭說與大戴記義合。《周書·作雒篇》云「農居鄙得以庶士」亦謂此也。惟此經之吏所晐頗廣。《說文·一部》云「吏，治人者也」，則吏者，凡治民官之通稱，與它治事之官不同。此吏當通鄉遂公邑，凡有地治之官，自卿大夫至不命之士，無問尊卑悉謂之吏。以其治民而不得有其地，故曰以治得民，不止小吏也。云「友謂同井相合耦耡作者」者：賈疏云「鄭意經意非為同師曰友，正是同在井邑之閒，共里，若〈里宰〉職『今耦于耡』注云『合，耦，使相佐助者也』」。江永云「友以任得民，德行道藝相勸、言相慶、凶相恤、緩急相救、有無相通，是也。而同井合耦耡作亦其一」。呂飛鵬云「任即六行之任。〈大司徒〉注云『任，信於友道』，是也。《說文》云『任，保也』。〈大司徒〉『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注云『保，猶任也』，二義相兼乃備」。案：江呂二說是也。此友即〈大司徒〉「本俗六」之「聯朋友」，蓋通於四民言之，以其各有相保任之義。故云「以任得民」。鄭專屬農民，偏舉一耑以見義耳。引《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則百姓親睦」者：〈滕文公篇〉文，趙注云「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共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睦，利也」。案：疾病相扶下，趙本《孟子》有「持」字，俗本此注亦有，惟宋婺州本、嘉靖本無，與賈述注合，今從之。鄭以此友專屬農民，故引《孟子》鄉田同井為證。《孟子》據侯國井田之制言之，鄉田非即王國鄉遂之田。賈疏謂「鄉遂雖不為井田，亦三三相任以出稅，與井田同，故云同井」，未得鄭恉。又謂「或解為同

井水」尤謬。云「藪亦有虞」者：賈疏云「《地官・澤虞》職云『每大澤大藪，中士二人』，是藪有虞也」。惠士奇云「川衡、林衡、山虞、澤虞，皆國之藪，民共之而吏掌之」。案：惠說是也。此藪即凡山林川澤，材用所出之土，官吏守其地者之通名，以其有地守而不主其民，則似吏而非吏；掌地利而不專其土，則似牧而非牧，故別屬之藪，不必專屬。水希曰藪也。賈疏謂「上八者皆據人而言，此藪不據人而言」，不知鄭云藪亦有虞，虞即主藪之人，九兩未有不據人言者也。賈以藪為指其地，亦非鄭恉。又《釋文》云「藪，干云宜作叟」。今案：叟即　之俗，《說文・又部》云「　，老也」。以富得民不必年老，干讀未允。云「掌其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民守其材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於萬民」者：阮元云「〈澤虞〉職云『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此『王』為『玉』字之誤」。案：阮校是也。于，注例當作於。此於于錯出，誤。又「澤虞」職文，民作人，材作財，與此亦小異。蓋先鄭約引，以證藪有虞以富得民之事，不必盡依元文也。云「富謂藪中材物」者：《國語・周語》云「藪，物之歸也」，此亦當通山林川澤等，凡出材物者而言，「以富得民」，民即指占取材物之民也。〉

周禮正義卷三終

注釋

^ 1.0 1.1 1.2 1.3 ，孫疏凡例皆先疏經再疏注，原其間空一字別之，此處作分段處理。